

# 园林中的“有趣面孔” 让城市更生动

记者 王敏  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

## 大花葱：

### 01 精密组装的“紫色星球”

每年五月中旬到六月初，中山公园西门拐角处的那片大花葱就成了摄影爱好者的聚集地。大花葱的花球直径普遍在12到18厘米之间，由200到300朵六星状的小花紧密聚合而成，远看浑然一体，近看每一朵小花都在奋力向外张开，像一颗精密组装的紫色星球。花葶从基生的带状叶片中央笔直挺起，高约60厘米，顶端托着那个沉甸甸的球体，既像权杖，又像某个遥远星系的模型。

“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大花球，其实它是一个复伞形花序。”宁夏林业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强蹲下身，轻轻拨开大花葱已经枯萎的残瓣和花萼，露出小花基部逐渐饱满的种子。他解释说，这种球形结构在传粉生态学上堪称完美——密集的小花形成一个巨大的视觉靶标，对蜜蜂和熊蜂而言，那片紫色在百米之外就能被精准识别，远比零散开放的花朵更具吸引力。

大花葱属于石蒜科葱属，与大葱是近亲。朱强随手掐了一片大花葱的叶子——一股熟悉的辛辣味立刻弥漫开来。“葱属植物普遍含有硫化物，这让它们几乎不受蚜虫、红蜘蛛和地下害虫的侵扰。”他说，这是大花葱在银川园林中备受青睐的重要原因。银川春季干燥多风，植物容易暴发虫害，许多花需要频繁打药，但大花葱从萌发到枯萎，几乎不用任何化学防治，靠气味就能筑起一道防线。另一个让园林工人省心的特点是它的鳞茎习性：花期结束后，地上部分逐渐枯黄，鳞茎埋在地下能安然度过酷暑和寒冬，来年春天自己就冒出来了，不需要重新栽种，也不需要浇多少水。

“不过它也有一个死穴：怕积水。”朱强指着大花葱种植带的土壤说，“银川的沙壤土排水性好，正合它的胃口。它的原产地中亚和地中海地区，夏天干热，冬天湿冷，跟咱们这边气候很接近。”正因如此，大花葱在银川园林中表现得异常从容。



大花葱。

六月的银川，中山公园西门拐角处，一团团紫色的“棒棒糖”从绿草丛中探出头来。那是大花葱，花球浑圆饱满，远看像是把童话里的气球种进了土里。路过的市民总要驻足端详，掏出手机拍上几张，念叨着：“这到底是什么花，怎么长得这么有趣？”在这座被贺兰山护佑、黄河水滋润的城市里，园林中藏着许多像这样“第一眼古怪、第二眼惊艳”的植物，它们以出人意料的形态挑战着人们对植物的认知。



马蔺。

## 马蔺与黄花矶松：

### 02 荒漠里的“硬骨头”



黄花矶松。

在朱强看来，每一种外形奇特的植物，都是一段关于生存智慧的演化故事。“银川的气候干旱少雨、冬季寒冷、土壤偏碱，”朱强说，“能在这种环境里站稳脚跟的植物，无一不是身怀绝技。那些让你觉得‘好玩’的形态，恰恰是它们最实用的生存工具。”

除了大花葱，公园里一丛丛蓝紫色的马蔺正值盛花期，花瓣薄如蝉翼，在风中轻轻颤动。“银川人管它叫马兰花，小时候跳皮筋唱的‘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’，说的就是它。”朱强笑着说。马蔺的外形乍看像一丛野草，叶片细长坚韧、丛生铺展，但从叶丛中抽出的花葶却缀着蓝紫色的花朵，花被片六枚，外轮三片较大且下垂，内轮三片直立，组合成一个秀气而素雅的花冠。它的有趣之处在于硬邦邦的草叶和娇嫩的花朵形成鲜明对比，像一位穿着铠甲的战士，却簪了一朵温柔的花。

“马蔺是银川本土植物，也是宁夏荒漠草原上的优势种。”朱强说，马蔺的叶片呈纤维状，富含硅质，摸上去有磨砂感，这种结构让它极度耐旱、耐盐碱、耐践踏。“它的叶片可以折叠卷曲，减少水分蒸发表面积；根系能扎到地下2米多深，寻找地下水层。更厉害的是，它的根系会分泌有机酸，把土壤中的钙离子和钠离子固定住，从而改善盐碱环境。”

与马蔺的“低调强大”不同，黄花矶松则是“讨喜的有趣”。它的正式名称叫二色补血草，但银川人更习惯叫它“干枝梅”或“不凋花”。它的花茎细如铁丝，顶端生出数条分支，每个分支上缀着几朵淡黄色的小花，花瓣干膜质，像纸一样薄脆，但颜色鲜亮而持久。“你把它插在花瓶里，不放水，一年后还是这个样子。”他说，黄花矶松的花瓣在开放后迅速脱水形成干膜，细胞结构彻底固化，不再蒸腾水分，因此能长时间保持颜色和形态。这是植物应对极端干旱环境的一种策略——与其维持娇嫩的花瓣耗费水分，不如让花瓣变成“纸花”，确保传粉者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完成授粉。

(下转12版)